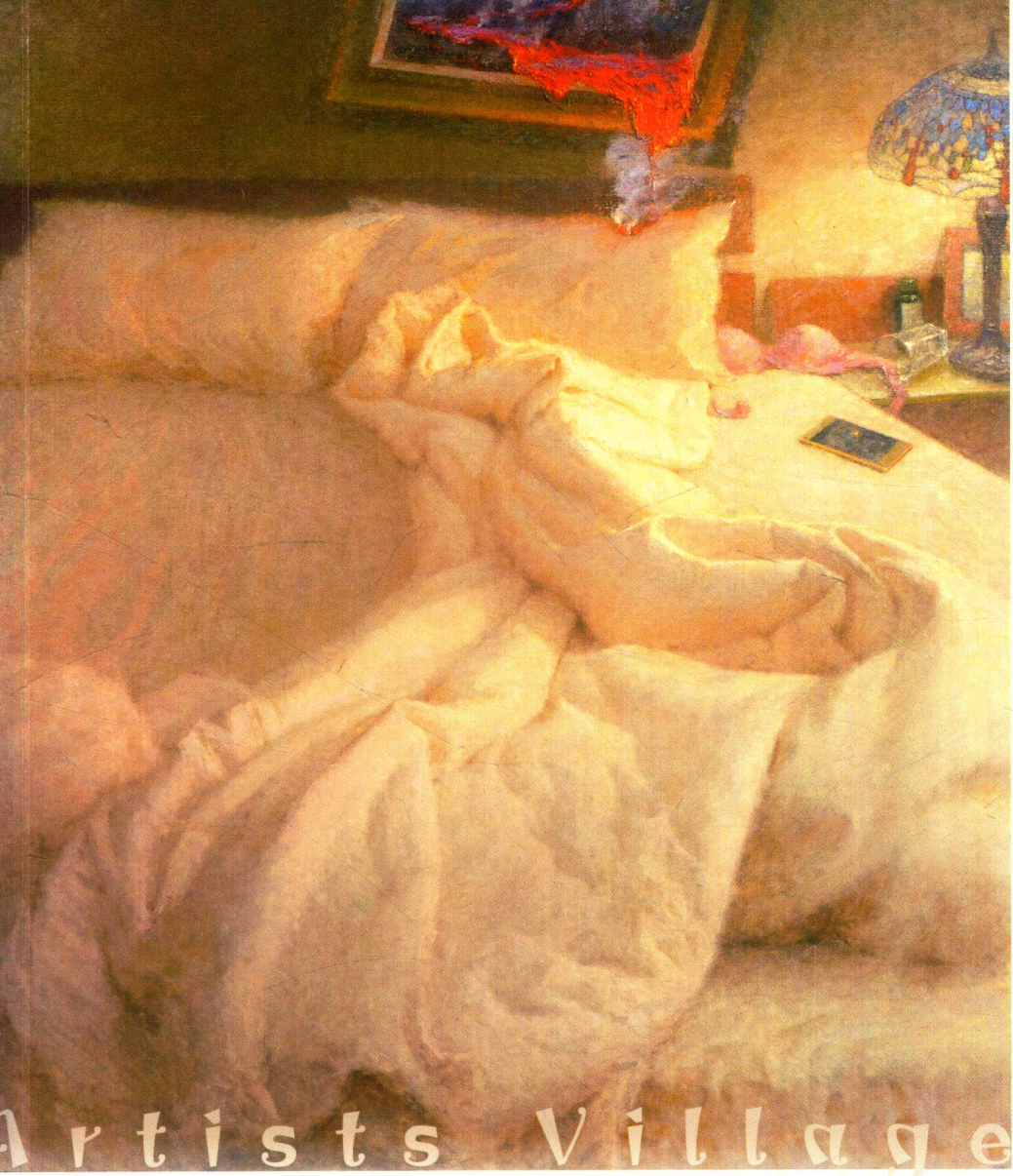


画家村

五木 著

作家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Artists Village

画家村

五木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画家村 / 五木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21.5

ISBN 978-7-5212-1390-4

Ⅰ. ①画… Ⅱ. ①五… Ⅲ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1）第 062515 号

画家村

作　　者：五　木
责任编辑：窦海军
美术编辑：陈　黎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社　　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　　邮　　编：100125
电话传真：86-10-65067186（发行中心及邮购部）
　　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印　　刷：唐山嘉德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字　　数：240 千
印　　张：18
版　　次：2021 年 7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：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212-1390-4
定　　价：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· 1

一　初到宋庄 · 3

二　池浅王八多 · 13

三　等米下锅 · 28

四　李小冉回来了 · 37

五　狂人董青平 · 47

六　怪人傅双北 · 57

七　放羊娃哑巴 · 66

八　拓荒者 · 73

九　初为人父 · 83

十　人在囧途 · 88

十一　春燕餐馆 · 94

十二　艺术学府 · 100

十三　中秋夜 · 112

十四　迷失 · 123

十五　美协主席 · 128

十六　多雪的春天 · 133

十七　谁来拯救我 · 142

十八　哑巴啊哑巴 · 148

十九　冲天一鸣 · 151

二十　因祸得福 · 157
二十一　盛名之下 · 166
二十二　拍卖天价 · 172
二十三　闷热的夏天（一） · 178
二十四　闷热的夏天（二） · 183
二十五　故乡行（一） · 189
二十六　故乡行（二） · 197
二十七　黑洞 · 204
二十八　艺术是什么 · 210
二十九　雷雨之夜 · 218
三十　补天（一） · 224
三十一　补天（二） · 231
三十二　文化战略 · 235
三十三　宋庄艺术节 · 240
三十四　生生不息 · 245
三十五　隔壁有家疯人院 · 252
三十六　沙漠里的两条河 · 261
三十七　暮秋时节 · 267
三十八　雨雪霏霏 · 272
尾声　招魂 · 279

后记 · 283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引　子

宋庄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极普通的村子，坐落在北京郊区。这些年，陆续有画家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，买了农民闲置的院子，将它们改造成画室，在里边生活和画画儿；后来，又有开发商盖了许多楼房出售，艺术家便越聚越多，一时名声大振，沸沸扬扬闹得无人不晓了。

刚出名时人们管她叫“画家村”。现在已是高楼林立，商铺毗连，灯红酒绿，俨然一座艺术之城了，人们还叫她“画家村”。

最初，农民看那些城里来的画家跟看稀罕物似的，看什么都新奇；现在，大家习以为常，不再注意他们了，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。可是，那些行为古怪的艺术家总能整出些怪诞不经的事儿来。前些日子就闹腾了一回，闹得整个宋庄炸了窝儿。

大白天街上传来唢呐声和号啕大哭的声音——这也不算稀罕，可能是谁家发丧。老乡们站在门口，看见许多披麻戴孝的男女，跟在一辆黄色面包车后面，一路号啕，踏着悲歌鼓乐，缓缓经过宋庄大街。

前有经幡引路，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。一个打扮成巫师模样的人，一边抛撒纸钱，一边哑着嗓子高喊：

“大黑回来！回家乡来！你不要到东边去，东边风急浪大，你的关节会受不了；大黑回来！回家乡来！你不要到南边去，南边毒日暴晒，汗水会眯住你的眼睛；你也不要到西边去，不要到北边去，那是别人的家，哪儿也不如咱家里好！

“回来吧大黑！家乡有美食待你，有乡音唤你，有亲人疼你；回来吧，大黑！回家乡来吧！哪里也不如家乡好！”

那人围着面包车，车前车后，车左车右，不断向天空抛撒纸钱，送葬的人们号啕不止；各处路口还摆了香案祭品，车队经过时有人燃放鞭炮。

老乡便纳闷儿：画家们都年轻轻的，是谁家死了老人吗？谁家的老人有这么好福气，搞这么大场面，有这么多人送葬呢？

那招魂的人叫他“大黑”，想必是一位显赫的画家英年早逝吧？

他们到处打听，打听到的结果却如重磅炸弹，让人惊得目瞪口呆！

“大黑是一条狗！画家养的一条黑狗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你没看男男女女都披麻戴孝，号啕大哭吗？”

“那面包车上明明挂着一张黑狗的画像！”

“这帮狗娃子真是胡闹，当爹妈的要知道还不气死？”

于是，有人给派出所打了电话。派出所民警出来看了看，问画家们什么意思。一个家伙灵机一动，说这狗的爷爷是革命功臣，救过伤员，立过战功，所以要厚葬。

警察将信将疑，看他们没有什么不良动机不良言行，也就放任不管了。

送葬队伍出宋庄大街不远，拐进了村外一片树林里……

这叫什么事儿？画家村里都住着些什么人？怎么会干出这等荒唐事儿？

几句话说不清楚，得回过头去一幕幕回放，细细品味。

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会儿画家村刚刚出名，陆续有画画儿的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来。

这天，又有人千里迢迢来投宋庄……

一

初到宋庄

1

梁春燕头一回离开父母，头一回离家那么远，头一回看到没有绿色的灰秃秃的田野和村庄。她坐在拖拉机上，蹙着眉毛，紧紧抱住吴子强的胳膊，像怕他从自己手中突然消失。

拖拉机穿村而过，“嘣嘣嘣嘣”震得窗棂上的纸片儿乱抖，咳出一个个黑色烟团，空气里留下一丝淡淡的焦烟味儿。

初冬季节，树叶凋零，树杈恣肆，处处显露着村落的颓败：有的窗格儿已经残破，有的屋檐已塌陷，有的院墙已经倒塌。屋前房后趴伏着干枯的杂草和藤蔓，蜷曲的叶子在风中瑟瑟抖动……这些年，许多年轻人离开农村，到城里工作和生活去了，留在村里的多是些老人和孩子。

大门上残留着褪了色的春联。一群雏鸡跟在母鸡身边，贴着地面寻寻觅觅，发出“啾啾啾啾”细碎的声音，于清冷中透出些许生机。

吴子强脸上没有表情，心里却在暗暗叫苦。

难道，这就是他满腔热情，远道来投的宋庄？难道，这就是他要放飞艺术梦想的地方？难道，这就是他捧给春燕的未来生活？

李小冉这家伙，满嘴跑火车，说话太不靠谱！

走了一段，遇见了几位站在胡同口唠嗑的老太太。吴子强慌忙跳

下车来："大妈！跟您打听一下，那些画画儿的住在哪里？"

有位胳臂上套着红袖箍的妇人，把他从头到脚睃了一遍：黑不溜秋，穿一身筋筋绊绊的牛仔服；长发披肩，戴一副五彩蛤蟆镜，分不清是男是女——妈呀，又是一个怪物！

她抬头望了一眼拖拉机上坐着的姑娘，倒是十分俊秀，白白净净，穿件碎花儿小红袄，顶喜人的。她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

"那是你媳妇？"出于职责，她很想多问点什么，甚至想要看看他们的证件。

"嗯，这村里有外来的画家吗？"

"东边住着一帮画画儿的！都在村东头！"另一位老太太答道。

"谢谢！"

吴子强受不了那些刨根探底的目光，跳上车"嘣嘣嘣嘣"开走了。

"租院子不？"车子开出去十多米，老太太们才想起了自己的正经事儿，她们的声音被拖拉机的"嘣嘣"声吞没了。

村东头树多屋少，一栋四层高的白色洋楼十分抢眼。这里显然不是农民的房子，该是画家的工作室吧？

拖拉机直奔小白楼去。等到跟前，才发现墙高院深，大门紧闭，门窗都装着铁栏杆，大白天窗户里亮着灯光，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。

"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……雄赳赳！"

忽然，从白楼里传出一声嘶哑的清唱，有些走调。

吴子强趴在门缝上望了一会儿，里边空空荡荡，静得瘆人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，一个软体落在地上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细看，是只猫。那畜生转身跑了。

一个老汉赶着羊群路过那里，吴子强问："大爷，这楼里住着什么人？"

"疯子，都是疯子。"

吴子强以为老头开玩笑，将那些行为不轨的艺术家戏称为疯子。

"您是说，那帮画画儿的？"

“画画儿的住在那边！从小卖部东边拐进去，在水泡子边上。”老头认真地指点着。

拖拉机折回来走了一段，看见了小卖部，门口的空地上坐着一个人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儿。

吴子强跳下车来跑了过去，搭讪道：“写生呀？”

那人只抬了一下头，没搭茬儿——看不清多大岁数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蛋儿和鼻尖儿冻得通红。他从挤扁了的铅管里使劲往外挤颜料，冒着寒风在卡纸板上涂抹；他一边紧张地画画儿，一边忙不迭地吸溜鼻涕，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。

“够辛苦的，这大冷的天！”吴子强嘟哝了一句，递给他一支烟。

“呜嗷，呜嗷呜嗷！”那人把烟挡了回来，焦躁地乱叫——噢，原来是个哑巴！

“邪了门了！”吴子强自嘲地笑笑，“不是疯子就是哑巴！今天怎么啦？”他给自己点着烟，茫然张望。

商店的棉絮门帘动了一下，从里边拱出一个人来。这是一个留着青髯，穿一件黑色高领毛衣，扎着马尾巴长发的瘦弱男子。他手里托着一把挂面，一脸没睡醒的样子。

那男子望见了拖拉机上的小红袄，眼睛为之一亮，脚底滞留了一会儿……

吴子强站起身来，看了看他，闻出了同行的气息。

“您是住在这里的画家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您认识李小冉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嘿！总算找到了！”

“他出门了。”

“啊？”吴子强大失所望，“我是他的同学。我们从外地来……”

对方无精打采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
吴子强跟在马尾巴后面，车子放慢了速度，拐进一条胡同。

马尾巴看了一眼车上的大包小包，问道："你们是来租房子的？"

"有这个打算。"

"小冉今天不在家，先到我那里去吧。他就住在我隔壁。"

"他什么时候回来？"

"说不好。他行踪不定，有时当天回来，有时三五天不回来，没准儿。"

"能跟他联系上吗？"

"他没有固定的地方。你们住下来等他吧。"

马尾巴推开了虚掩的大门。院子里曾经的繁荣消失殆尽，只留下瓜棚上纠结的枯藤、吊着的葫芦和几个红透了的南瓜。满地的花草已然枯蔫。自来水龙头不停地滴漏，石槽里的清水从边上溢出来。被水滋润了的枯草蹿出些许新绿，还在顽强地延续着生命的旅程。

树上挂满柿子，红玛瑙一般，在阳光下晶莹透亮。有的被鸟儿啄落，掉在土里，或掉在水泥地上摔成一摊污迹。

马尾巴推门入室，迎面扑出一股凉气——屋里比外边还要冷。

满屋乱糟糟的，墙脚横七竖八躺着啤酒瓶，满地烟蒂；铁炉子冷冰冰地蹲在屋中央，炉边堆满炉灰，上面弃着啃光了肉的鸡骨头。

"昨晚没注意，炉子灭了。我先生上火，烧点水。"

"大哥，我来生火吧！"

春燕取下头巾，挽起衣袖，开始掏炉子。

马尾巴愣了一下……他抓了一把擦笔纸扔进炉膛里，取来了引火煤和蜂窝煤。

"歇会儿吧，让我媳妇干。"吴子强递了支烟给他，"大哥贵姓？"

"免贵姓王，王自鸣。我和李小冉是好朋友。"

王自鸣满脸菜色，眼眶发青，这是熬夜和营养不良的明显标志。他拘谨地坐在小板凳上，两手夹在膝间，脚后跟一颠一颠的——屋里实在太冷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我叫吴子强，我媳妇叫梁春燕，我们从四川康定来。”

“够远的。”王自鸣望了春燕一眼，垂下眼帘。

说完，没话了，两个人都不健谈。

“这大冷的天，还有人在外面画画儿……”

“噢，是个哑巴，天天在村里画，一年四季，除非生病，从不间断。”

“够执着的。这么冷，还不冻坏了？”

“他扛冻，实在扛不住了，就跑到村里的老年活动室去。”

“没人教过他？他把油画颜料直接抹在纸板上，全吸油了。”

“教过，我还教过他呢！他横竖不听，还跟你急……”

吴子强注意到墙脚杵着许多画，问道：“能看看您的画吗？”

“看吧。”

吴子强挨个儿翻看，都是些张嘴大哭的光屁股婴儿，色彩单一，没有笔触，抹得光光的……他不喜欢这些画，但必须装出认真的样子。遇到实在无法忍受的画儿，便问一句：“还没画完？”

王自鸣察觉到了对方脸上的不屑，他有必要做些引导：

“人一生下来就为自己哭泣……我的画比较前卫，主要画一些观念，并不拘泥于油画技法。”

“哦，画了这么多！”

为了表示尊重，他又往回翻了一遍，一心想找出点值得赞扬的地方来。

“画了不少，够用功的！”他找不出别的赞语来。

“操！什么眼神？表扬小学生哪！”王自鸣心里骂道。

春燕生着了火，拎着铁壶到院里灌了一壶水，坐在火上，又麻利地把炉灰撮出去，地面显得宽敞多了。

没多久，水壶轻快地唱起歌来。

王自鸣问：“您画什么画儿？”他觉得这家伙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，想探探他的底。

“我是学院派，比较传统。”吴子强走到哪里，嘴上都挂着“学院

派”。其实他只读过三年艺专。

王自鸣笑笑，那是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嘲笑。

“到这地方来，那一套可吃不开了！”他想。

在宋庄，“学院派”是保守和落伍的代名词，最让人瞧不起了。

2

王自鸣把客人安排在画室，没有床，幸亏有别人存放在他家的一张画案，两米长，一米二宽，勉强够用。

他睡不着，画室里窸窣的响声和断断续续的哦呢之声不断传到耳朵里来，那双白皙的胳膊总在他眼前晃来晃去……

起风了，两只猫压低了嗓门儿使劲嚎叫，初冬的夜变得骚动不安。

他一宿没有睡好，老有那双白皙的胳膊浮现在眼前。

吃过早饭，王自鸣领着他俩出来看房子。这会儿，吴子强才看清了画家村的真面目：水泡子周围，艺术家的工作室一栋挨一栋，一排接一排，都是落地大窗，画室高大气派；室外挂着广告，醒目地打出了艺术家的作品和名字。

“都是画家自己盖的工作室。”王自鸣指点着说。

这景象令吴子强兴奋。他一扫刚进村时荒寒寂寞的心情，变得快活起来。

他们看了几家农民的院子，都不中意。王自鸣说：“我领你们去找一个搞前卫艺术的，她可能知道谁家有房出租。”

说话间，他们来到一处颇为讲究的门楼前：青砖黛瓦，木拱飞檐；老榆木做的大门上包着铁活儿，门外埋着一对拴马桩。

王自鸣趴在门缝上看了一会儿，举手打门。

半天，一个脆甜甜的女声在里边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，王自鸣！”

门开了，一个蓬头乱发，穿着睡衣，披一件军大衣的年轻女子出

现在门口。她满脸睡意，脸蛋儿红扑扑的，还留着枕巾皱褶的印痕。她用手紧紧捂住军大衣，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。

“你就作吧，大清早跑来打人家的门！”

“什么大清早？都中午了。”王自鸣一边说一边往门里跨，“老林呢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您可别吓唬我，姑奶奶！”

“昨天让我臭骂一顿，滚回城里去了！”

“哈哈！我说今儿早上喜鹊冲我叫呢！”

那女人横了他一眼：“说你什么好呢……我都不好意思踩咕你！”

看到她眼睛里的寒气，王自鸣收敛了嬉笑，开始正事正说：“楠子，知不知道谁家有房子出租？这是刚来的画家，他们要租院子。”

王娅楠对客人莞尔一笑：“有，我带你们去。进屋里坐一会儿。”

她先跑回去了，军大衣敞了一下，身上散发出一股从被窝里带出来的女人香味和温暖气息。

院里有几棵光秃秃的大树，枝条偃仰穿插，颇有些抑扬顿挫的书法笔意，令人为之心动。本来有曲径流水，这会儿水干了，沟沟槽槽显得有些碍眼。

王自鸣领着他俩进了大厅。厅里全是老榆木做的沙发、书柜和桌椅板凳。侧墙挂着十几个镜框，里边装着女人的裸体照片。脸被头发挡住，看不真切，好像就是王娅楠本人；她在水中摆出各种舞蹈造型，从冰里透露出来，该隐处隐，该显处显，表现得细腻柔和。通过冰花纹理的聚散，将人体变幻得虚无缥缈，颇有诗情和画韵。

吴子强正看得专心，忽然被谁踩了一脚，这才正过神来，碰见了春燕责怪的目光。

王娅楠已经换了衣服，梳洗打扮完毕，生机勃勃地出现在他们面前：“走吧，先看南边那家。”

一连走了四家，最后相中了村东头一个荒僻小院：三间北屋，两

排厢房。院里有棵大槐树、两棵柿子树。房子虽然陈旧，还算结实，门窗也还完整，得下番功夫清理打扫。说好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先交后住。

他们谢过王娅楠，跟着房东到村委会登记。治保主任要看结婚证，他俩谎称放在家里没带出来。最后，村主任叫王自鸣写了份担保书，才算勉强通过。否则，按照治保主任的规定，他们“只能分开住，出了问题自己负责”！

临走时治保主任特意嘱咐：“节假日不要往城里跑，老实在家里待着；不要招些不三不四的人到村里来，不要聚众闹事。”

3

下午，最紧迫的事是买东西。他们向房东借了一辆三轮车，买了炉子烟囱、扫帚簸箕、被褥铺盖、锅碗瓢盆、挂面大米、油盐酱醋、鸡蛋青菜，剩下钱买了一瓶二锅头、一斤“大白兔”、两张红纸、一对蜡烛、两包香烟……

冬天日短，东西买齐了，天也快黑了。他们从王自鸣家搬了过来。剩下的事，是打扫屋子和布置新婚洞房。

吴子强有生以来，头一次干活儿这么卖力。大冬天只穿一件背心，用一块花巾裹着头，哼着曲儿，风卷残云一般，把屋里的破烂物件、碎砖积尘，全都扫了出去；春燕一个劲地笑，一个劲地劝他穿衣服，一个劲地压制他的鲁莽行为。

“穿衣服！小心着凉！”

“轻点！轻点！你把灰尘搅起来了……疯子！”

她自己也是裹着头，撸胳膊挽袖，扫屋顶，擦门窗，洗地面，揩拭窗玻璃上的鸽子粪……

这里没有上下班时间，在这里干什么，怎么干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。到这时，他们才真正心生一种“归家”的感觉。把大门关起来，

阻断和外界的联系，纯粹两个人的家，两个人的世界，无比踏实，无比惬意！两个人都是头一次布置自己的家，心中溢满幸福，忙里偷闲，忍不住一次次拥吻，放着音乐，哼着曲儿，动作带着舞蹈的节奏，身轻如燕，就是把房子拆了再重盖一遍，也不会喊累！

一直干到深夜，总算有了些眉目：屋里屋外清理了一番，墙壁和窗棂擦得干干净净，用高丽纸重新糊了一遍，安好了炉子，架好了烟囱……最后，剪了一个囍字、两只鸳鸯，贴在窗玻璃上。

所有活儿都干完了，这才想起了肚子——肚子已经饥肠辘辘，该做饭吃了。

糟糕！忘了一件事，没有买煤！

这么冷的天，可不能没有火。再说，从中午吃了碗面，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！

吴子强穿上羽绒服，开门出来。空气干冷干冷，月牙儿时隐时现，小虫儿都冬眠了，村子死一般寂静。

这会儿敲谁家的门也不合适。他转来转去，看见一户人家的院门虚掩着，没有狗，便蹑手蹑脚摸了进去。借着月光明亮的那一会儿，看见了西厢房的屋檐下有煤，黑漆漆的，摞得有一人高。吴子强从容地跟老乡“借”了几块煤，顺手抽了几根葱，又在路边捡了些玉米秆儿，回家把火生着了。

春燕煮了一锅花生，炒了两个菜，下了一把挂面，他俩就着花生喝干了那瓶白酒。

烛光摇曳，线香的青烟飘浮在空气中。他俩一边喝酒，一边举行结婚典礼。自己当司仪，自己当神父，自己当新郎新娘——人生中最神圣庄严的结婚大典，就这样在亦庄亦谐的气氛中进行。

他俩没有受洗，没有皈依天主。却掺入了西式婚典的部分形式，因为他们非常认同神父引领新人宣誓的誓词，那些相互之间不离不弃，生死相随的承诺是他们内心的真实表白，是他们最想献给对方的结婚“信物”。所以，尽管在拜高堂、夫妻对拜等项目中两个人嘻嘻

哈哈，但在“神父”引领宣誓时，他们都很庄重虔诚，内心充满了神圣的感情。

吴子强跳过了好几个项目，急不可待地宣布了“入洞房”！

他像饿虎扑食似的扑向喝得面颊绯红，醉眼迷蒙，忐忑地迎向他的春燕，没有温存，没有软语，嘁里喀嚓把她剥了个精光……

一路上，吴子强被憋得够呛。火车上众目睽睽，全是充血的、锥子般的目光，他不敢轻举妄动；昨晚发起的进攻连连受挫——在人家家里，春燕不乐意。

今晚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婚之夜！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幸福、最炽热、最没有心理障碍的浪漫之夜，疯狂之夜！

这就是宋庄。也许只有在宋庄，他们才能摆脱所有世俗的规约，摆脱所有来自内心和外界的压力，才能如此疯狂，如此自由随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